鹿裘石室集

鹿裘石室集目錄卷一

卷第一

文

書序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十六

贈送序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卷第十一

壽序

卷第十二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碑

記

頌

卷第十七

帳詞

壽太倉王相公七秩帳詞

大中丞徐公平羌奏凱詔拜少司馬兼

賜恩蔭帳詞

疏

蘇州府虎丘雲巖寺重修千佛閣募緣

疏

盂蘭大會疏

柏梘寺募建觀音閣疏

卷第十八
引

書跋

卷第二十

卷第二十一

墓誌銘

卷第二十二

祭冢宰栗菴宋公

祭毛大理

祭殷金華使君

祭奉化兄子登

祭吳汝州

祭厤經府

祭楚雄孫太公

祭厤贈君暨陸邪二太安人

祭處士唐公

卷第二十四

祭屈封君

祭楊封君

祭顏贈君暨孟太孺人

祭唐伯丈翁母合殯

祭董太公

祭葉文光大叅

祭麻太僕公

祭徐丹陽別駕

祭金封君暨劉太夫人

祭許太宜人

祭徐孺人

祭吳母

祭張太安人

祭孫孺人

祭韓母陳宜人

祭黃母周老夫人

鹿裘石室集目錄卷一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同邑湯賓尹嘉賓訂

文

序

古周禮釋評序

周禮最晚出當漢季已爲羣儒所排詆歷世滋久疑信卒生疑者謂六國陰謀不經之書信者謂公旦太平致治之跡抑大徑庭矣夫漢閏秦

而承周統其遺跡豈澌盡無傳后之獻者以應
購錄者以閎覽不無緣飾或旋傳益之眞贋淆
而疑信半因其所也爲之訓故者杜鄭而下將
百計爲之析佗官補冬官者俞王而下將什計
皆不無異同同異形而失得具亦其所也至宋
朱中氏尊舊傳爲句解句櫛字比實初學之津
梁焉往先大夫嘗有志而未逮所與游孫先生
攀者寤寐于斯求之十年而獲古本又二十年
而成釋評意以析補非古也疑而至詆之陰謀

反古者也故式祖於朱而義補于杜鄭越唐及
今爲顯爲別爲戚爲疏若公彥穎達若吳幼清
若何廣昌柯晉安凡兹族也咸列宗祊名之曰
古周禮釋評葢孫先生多聞人也大校釋以訓
經惟善則擇無庸師心評以證故有疑則闕無
庸篤說要以罔羅遺佚總攝今古整齊異同攷
見得失務守至正成一家之言猶之八珍在御
取其備舉而授獻尸饔無貴異物六樂在縣取
其同律而厭器序事無尚繁聲其爲力若因而

其爲心艮苦世有學周禮者乎卽茲可以從周矣則其爲惠也甚鉅先生之執友與其門弟子共探之笥中而命諸剞劂其陳義甚高役旣竣問序予小子且曰子先子之志也梅鼎祚曰周禮出自國師歆巳無信而復首賊之以新莽繼夷之以宇文論者槩以是疑周禮詩也而其用卒遂詘大明中天三辰章而六典建悉倣成周且頒以經術論士顧周禮不登於學官善法者特師其意乎而倂其名遂漸湮孫先生少游鄉

校聲著甚於載籍靡所不博而所稱箋削有年
在斯也其志念深乎哉然竟窮尼以老堇託之
空言或因嘅經術不足以盡士非經術不足以
盡士也而今士之旅進者要不足以盡經術也
若先生可謂善治經達於禮矣先生孝友端諒
非禮弗履今方届申公被徵之歲卿大夫未有
論薦者予于是信漢猶近古而猶周以來聖經
不至澌盡無傳也翳漢儒之烈耶吾宣前孫先
生數十年有貢待詔公汝成纂注三禮頗多所

修明夫俗日以波樂崩禮毀而鄉之達禮者先後相望則周禮其在先乎予得馮机而觀焉廼躍然爲之序第維忝先志是媿爾

檀弓考工二通序

檀弓用傳禮記列學官宋以後有訓故而爲孤行者考工本自爲記漢以補周之冬官宋以後有仍枅而孤行者近代士大夫中好是二書廼有擿而合行者五禮吉凶備矣檀弓則多紀喪儀而原事始五官制度備矣考工則獨極人官

而盡物曲要以義起而爲禮情文相適道著而爲器精眥所存以運于天下非事不立非物不章宜其合矣其爲辭檀弓疏達而峻潔然猶可萃詞揆方也故其爲故也易考工僻奧而縝嚴若肆若隱若紆若直說者以儲與扈治精搖靡覽心盬焉謂其辭無以加然以今古變而名物殊其爲故也難夫禮非聖不議檀弓出衰周之末敎散義乖燼于秦厖于漢是非其曷以徵焉工卽刲于神而器囿于形擬諸形容物宜可象

則其爲檀弓也難而其爲考工也似易吾從甥徐穆如潛心學古是二書所爲中好之以李休徵者蒐引儉而綜繹略也遂賅諸家之訓故究晰于是非難易之間而衷之或据遠以裁近或由顯以導微或舉大而杼細或因漏而致詳其積意務使晦者朗如日中天壅者解如土委地錯繆是正而古音奇字之克諧庶夫治此者以免于扞格不廢于畏難得流通而已直名之曰通漢述作以通名者有班氏之白虎應氏之風

俗大較言制禮與樂陳事雜物顧其氣濡不振辭曼衍鮮裁以是益信古今不相逮而二書之于文其神化所至邪凡好者特好其文云爾予爲穆如序因念禮之壞沿于今極也檀弓所重者非周政之所重喪乎士大夫習而悖之卽三年無所從其至今之百工事蓋卑非苦窳則奇衺古人飭材辨器用天任地之精意藐焉無傳時制士率占一經考工非學官所隸試揭其名而咨之將罔所置對抑安責于金木摶埴乎穆

如少頴不係籍經生而攻經學迺昉此二禮也其亦深有感也夫昔稱禮失而求之野信矣

家禮易簡編序

此故朱大夫編其先文公所爲家禮者也而今學使者房公嘗一行之閩是時房公令臨漳後十年而有是命行縣于吳余出按姑孰則守林君方梓是書也蓋行與事會云夫禮亦多言矣多則滋苛言則尠實迺其疏而不越簡而易循殆惟作者之指然其始而閩旣而吳則所稱从

宜者矣閩自文公以經術興登諸鄒魯何渠曰禮而其卒也訓詁繁文檢勝支離靡倚不啻棼絲卽戶說而人習之躬化謂何耳吳文學之國也其修辭被服豈不斌斌其卒也淫夸不節雕巧不懃放法恣行命曰賢達紛華盛麗命曰觀美彼其于禮以爲桎梏以爲糠粃用希曠矣夫昔兩者越在要荒遠于盟會其時必質之意居多至于今而若奢若僿則文之敝承之房公當其政漳浦不用武健爲名高而用禮治乃名益

高比典禮之官也在事而將有所更張則孰賢于此國奢示之以禮捄僿莫若以忠承敝易變使人不倦非獨地宜得天統矣房公故以易起家作易者賁而受之以剝賁之文勝也而剝之固通于禮意朱公詠學山東觀于鄉射鄒嶧有所從來仲晦氏新都其父母之邦使從其先正先生此爲近之余及朱公林守俱閩產而以余不佞從房公後同爲部使者余察吏治公弼教夫士民之表也非其父兄卽其子弟而咸若于

禮故房公在事余無所溺其職焉

家禮儀節序

紫陽家禮實本諸儀禮而淹中所出曲臺所記皆威儀之事先正丘文莊覆爲綴訂亦且酌時宜體物志甚要約矣夫昔之禮繁繁宜易厭而卒以循守弗習今之禮簡簡宜易從而昌恣者猶忌其檢柙激迅者見以爲迂闊事情不聞恒肆及之也卽所睹士大夫家鮮克由焉又何幾下庶人乎此其繇古者十五入小學三十而五

經通至春秋雖教衰禮壞列國朝聘之表昏喪之紀必能禮者從之高卑俯仰之間足以致共隋卜存亡它若饌饋叙衽蚤作退集弟子之職尚載管氏書要以始之學也累迹而立望表而止如防潰如御奔使不得四出自放為既日習而安焉所稱筋骸束肌膚會者漸濡以潤穆以恬愉而嘿膺其益不覺其勞故曰禮者養也風會之流以迨于玆騖功利若渴趨名若羶自其幼學父師之所撫訓抗督唯是孳孳速化競上

之氣赫然熾而崇讓合敬之意溘然浸微余竊
閔焉爲世道念之頊繆奉　璽書董學南畿課
詁程業壹尊紫陽而胥令以衡法于禮三復是
編方圖有以式多士會晉陵錢司理任剞劂之
役檗于余東因爲弁其端余占之星紀斗居天
中備威儀王者法而行禮則得天中和耴予生
及今所按部咸在斗域庶藉是以追挽馴雅之
風仰承
聖祖豐芑之遺祓良在斯虖然余觀言偃以灑

埽應對抑末爾子太叔論揖讓周旋曰是儀也非禮夫道器同貫始卒一揆固未能凌躐抑何至岐貳哉第得是編而存之俾人之榦有所依將君子不為庶人庶人不為異類若登射之對而治教之粉澤以免於湮茀不理其可矣

道德南華臺縣序

吾良友吳長輿者名伯敬癸卯舉于鄉行端醇而性沖曠嘗有味乎道德南華也積十數禩之心力為之解名臺縣筆受未竟以即世子士京

少而誦通手校傳之梓亦善用其孝者也鼎祚敘所爲解之指曰道德南華固明道憂世之書也莊特演老之義而南華固道德之訓故箋譯也此其於道皆湛漬以深于世之趨物之竅摩切以孰不以其身寄天下而有所出之言以寤天下其文辭邃嚴篤摯柱下之意恒有所不即盡漆園恢詭譎蕩聱乎汜乎殆極意窮變而後止葢時使之也解者率所見之一隅自爲說或以柔剛張翕爲兵之陰謀玄牝谷神譚玄者至

今宗之其爲用漢文平陽以淸靜治王何以淸
言亂則所繇異也且若典午之逆取雖善曷以
爲要以知虛無之非無用焉而以申韓之刻覈
原于天地之不仁蒙莊出子夏之後則人之與
狗其初實遠矣莊之辨以慧激而偏奇誠有之
廼率彊援之而爲完設而事與物不必有之曲
据之而爲實凡此皆知尊老莊矣而不得其解
者也曷不就老莊以還證老莊乎老之言曰道
甚夷而民好徑莊之言曰道通一一而寓諸庸夫

夷也者平也平則明襲而無遺庸也者常也常則用通而無二長與蚤有曙乎是由博大而循要約初不亢之高而索之隱不以辭闋理不以新揜故句櫛字比條剖縷析道器顯微淹賅標貫以幾夫睞者瞭然曉殽者犁然當然非長與氏臆之也撮諸家之勝和二氏之倪而撤其封疏其滯觀其會通以偶有統壹故苟可以明不必自已苟可與適不必席衆猶之五都之市萬品所府置樽中衢惟所斟酌余涉道淺竊以為

後而欲治老莊者莫尚是非不可過是也過之不足以爲道雖然老氏戒多言莊生愼溢言而吾孔子亦欲無言善乎庚子嵩之于莊也曰了不異人意識此可以讀莊可以讀老雖君平向郭且將捫舌矣儻及君存日而以此質君當相視而笑嗟夫臣之質巳亾矣

七子纂要序

郡君侯四明史公莅我守之明年政通物和敎是聿舉因進六邑之士都試之檢鏡弗爽品式

咸具士殆瞿然顧化焉又明年刻七子纂要成公旣自標其首簡以訓多士不啻揭白日而行中天申命鼎小子系之曰是七子者周末及西京人也論者以百家出九流分而至道爲天下裂夫玉化爲環玦亦自然之埶也然而環玦皆玉也而皆適于用柱下莊列有槪于末流之弊而冀以反本始故其辭多激世遂以激溺其旨呂覽淮南參儒墨名法而肆衍之故其辭多雜世遂以雜疑其越若向之苑嬰之傳頗依經而

務守正世復以其無奇鮮韡然之觀鈞不得其解者也比者名類尊經術六籍之外欲一切禁絕之迺禁之益以熾固不若銓其要眇示之軌程將彼爲吾之所用而不使爲吾淆斯庶耳公獨覩昭曠之原深契玅解之窾芟繁蹈實言精致遠章而能隱約而能達要惟以足適于用而不畔于道俾服習者之有地而大同之與歸文中子擬經者也尚思得圓機之士與之論九流儻得其圓機則是纂也可以盡七子可以論九

流進乎道矣詎獨以文爲葢緣文以飾治修道以貞教君侯有之矣

八行芳規序

夫行者行也足履地則行矣人履道則行矣然人日由道而不知猶之魚日游于水而不知也魚固不得離水也水畜者必爲之潴爲之防不使其處陸而涸于轍枯于肆理人者必爲之杓爲之坊不使其披昌恢肆泆而越于志放于法古言之民猶水也盂方則方盂圓則圓又聞之

義必自貴且智者出故人之行本自其性而上必有所總持整齊摩砥勸導之者昔已然矣我六郡觀察大梁金公由吾郡拜　命也敦已率屬奉憲典以綏靖我南國威懷所專即山越江介之嶮逖罔有不暨若大意則務先德而後刑要以學爲政者也葢公嘗私淑王文成羅明德邃深于理性之學超覽冥寤體驗于日用時行之間而實出于知識言解之外且欲以自悟悟他也念縣難與微言因掇古之所稱八行者類

葺標舉陳紀立規頒之鄉約以風示衆庶庶幾哉坐塾合耦之遺夫風無定質唯會所流善無常師蹈之則是而公又慮無以振其趨聳其怠系之報應焉顧報應不妨自瞿曇氏說也天監帝臨非神鬼乎惠吉逆凶非因果乎洋洋聖謨此在衆庶得而瞿然顧搢紳士夘而夷然不屑也故邇者有民俗而尠士風則公之心滋閔焉翟翟然思所以訓定之者抑寧直衆庶哉往公語余小子自良知之教傳直截簡易學者至以

勤小矜細爲循跡謂修而不聞終無聞焉則其末弊耳公備極孝友廉直共儉而于思修戒慧之別傳徹上徹下通一無二以紹明正緒彼度人以自度成物迺以自成逸書有云大道亹亹去身不遠公身詔之矣是宜爲衆所則象信從作德興行俾玆畿輔之地比屋可封刑厝兵戢以揚我

聖祖豐芑之休烈宣贊撫監臺察之風猷夫豈惟六郡賴之化所覃被吾郡特顯且久刻成公

下敎鼎小子敬書末簡

劉氏鴻書序

類書世有之凡三十餘家皆唐以降吾未見有博贍淹該舉精要者也以武德右文之朝歐陽率更輩之通洽儒雅而藝文類聚繁簡失衷本末靡辨意必非當時完書其他屢用啟蒙或備科制至賤之爲僕益卑卑矣余竊有意焉整齊而總貫之追遡三五原本六經竹書冢筴左國短長芟其蔓而存其質即羽蠹秦燼之餘單辭

佚事與義徵稱時有缺餖以視後來者不庸愈乎命曰類古繇漢迨隋削方槧筆爲諸家所不載載而非所旨七略四部之散見巖墟寢壁之勒藏廣所引而嚴所擇命曰類補見言古猥云近之唐宋不足觀彼其才爲世生不乏而文詞之變不勝窮唐于詩創而比于樂擬于刑名律者迄今循之不廢也代之盛寧無可摘槧以從而俾有所紹明命曰類繼士人生今而好非今詩也方今景爍之運政典人文超軼邃古宜奉

而揚厲其萬一命曰類今正與稗相輔以行卽
詭僻不經亦足以聳異拔新儲吾材而資吾用
數有歸奇以運四時命曰類閏是數端者誠不
及睹其全抑庶可槩見矣夫善圖者千里之埶
聚于尺縑善類者五車之富繕于一笈閱肆以
博而不滔于蕪要約以精而不遺之略余方病
未能適劉君九逵之鴻書出焉體裁固少殊可
謂有其意者也君伉爽自憙負奇氣每過余飲
酒入舌出奮髯抵掌譚議風生雖游于諸生乎

彊力覃思以希古作述者流而先之述有是書上下今昔苞括洪孅詎必極遐討冥蒐就一時所覯接而已積卷軸暎縹緗矣君大指則務在徵事故于　昭代之野史偏記猶多載嘗謂是何遽稱類吾聊倣說家以幾黃車使之采而已迺目之鴻書則其志殆不小矣先更生獲鴻寶秘書以為奇典尚方鑄作不成螘虛而無執孰與君之實而可徵耶異日校書天祿太乙之精降卯金之子當必有進于是余且衰前所圖數

端者有意而不至爲謝君君才厚年鼎盛幸以次成吾意里俗不說學鮮藏書余甲約無能多致君第來猶可供半豹之讀也

字彙序

字學爲書以傳者無慮數十家要不越形聲之相益而已說文玉篇皆立部于子畢終于亥是後或次以四聲或系以六書權以母子類族別生固未有顓言數者篇海從母以辨音亦嘗從數以析類惜乎其本末衡決繙拾棘䕫也吾從

弟誕生之字彙其耑其終悉以數多寡其法自一畫至十七畫列二百十有四部統一萬六千九百六十五字每卷首為一圖俾檢者便若指掌閱者曠若發矇其義則本諸說文爾雅而下之箋譯微固者遵所舊聞裁以已意而刋其詭附芟其蔓引以卒歸于雅攷信于正韵制也若反切直音之合則與趙司徒之所校匪質剩而適叶符以是信聲音由人心生者也敘曰古今之論文字者必原始包犧氏之畫卦矣其初特

一奇一耦以象陰陽故易者象也大衍以五乘
十當萬物之數故又曰易者數也記有之字者
孳也又乳也言孳乳相生而無窮也毋之乳子
伯仲者非其名數乎子如生啼而可卜其終者
非聲氣之元乎魏了翁論易以經傳皆韻魏晉
間有爲易音者故六書之本在象形致變而最
廣在諧聲蓋天地之所有形立則聲生參天兩
地而數倚焉數生于象者也昔所稱易爲萬世
文字之祖者非邪大要以形事意聲爲體假借

轉注爲用是編以字彚爲體韻法二圖爲用然
而等切非始神珙也紐字之圖創于沈約譜于
唐元和陽甯公南陽釋處忠五音爲員九弄爲
方正猶易圖之先後天乎今兹之一直一横者
是其遺制也古者六歲教數與方名十歲入小
學學六甲書計之事周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教
與學咸以其序而成其材然實昉之數誕生少
學易爲諸生誦通將受飈徒而游國子精治六
書悟其終始于易有數可循也所篹著若此夫

自經術興士率躐等而小學廢尉律不修薦紳先生矢口肆筆有不誤蹲鴟而解讀雌霓者幾何儻即是劉覽不思過半哉二子士人士杰能讀父書而梓行之請序于余余念許氏說文初定愼已老遣其子公乘冲以獻誕生方彊年行且謁仕抱書趨闕下獲親睹聲明文物之盛東觀南閣之選宜必首被此庶備同文之一助焉逮若古文籀篆時存之疏釋證援與字之會文適用者時益之有餘力也先太中晚耆字學

有所訓屬未成書鼎祚不類匙所涉無以賛茲
舉有媿徐鼎臣之于弟楚金多矣

印法參同序

印者信也執政所持信也周職金辨征物之㢧
惡揭而璽之掌節貨賄用節璽節者云璽印章
也即民皆得以金銀犀象各服其所好至秦天
子始用玉獨以璽稱若所爲傳國之守器歷代
寶之舜時之天王有玉璽者出自龍圖運斗樞
所載不益遐哉乎漢故有六璽而印與璽別列

矦以下章與印別金錠銀丈爲甬爲涂爲組爲紛而釆與首之數別其爲用愈繁其爲式累遷而私與官別其爲質近且重嘉石有屬之陶旊而與攻寶玉金錫者別其爲制因時相付而冶鑄與刻鑿別故亦曰印者因也然爲文多遵小篆而鳥跂𩒐篇鼎彝鐘碣之古意微矣顧猶樸茂篤摯靚深沈鬱見于譜錄者可繹也是後直以象矜奇取調利爲趙吳與所寄嘅而漢晉之遺意又微矣自余睹諸家之規橅閒者擇焉而

不精工模形而不陳法吾子行之三十五舉者略及之而未竟也迨今新安徐伯達之印法參同出而後謂之完蓋漢六體書所以摹印章題幡信而印文則盤旋迫笮于方寸之內無遺地衡紆侈弇疏縝鴻纖或五分其參參分其一或崇與廣倍倨與句半互設于上下左右之間要以分閒布白位置必周形埶必審陰陽必矩陳篆必正辟馬千里者馳騁埒中從橫如意而卒之塵不出軏御不佚範尚有餘力焉則所謂材

美工巧者也伯達特于是緣本其始參伍其變覈其同異而竑度以協束撮其名勝而推已以示準而利之以刀削而潤之以朱湛鉅肆纖悉極人官而盡物曲夫是之謂完至夫得之手而應之心冥悟疑神因器寓道豈追琢所與能哉有法者有法法者伯達固前自言之馬伏波嘗薦曉古文字者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東漢初學已非古耶矧茲士大夫鮮說學焉復問及于籀諷薦伯達者有是書在知創巧述而守之

世鳳起其圖之鳳起者伯達叔子今爲印艮者類出新安余所識吳艮止何震何遵詹泮羅奭叙輩而震爲之冠陶印出吳周氏游吳時識之慧人也吳之先惟文壽承爾逸品震時倣之然不必皆古凡所論載抑私印耳矣

鑑經評解序

六經之尚書春秋皆史也漢而後經與史始犁然分宋而後經義興專用取士 國初規宋制而兼用之然史不以經絀也至于今經有踦重

而史幾乎廢矣都試必以三日具文耳吾未見陳論駢表而士什得二三者也射策而什得一者也既獲雋安問於經之外乎夫史所以證經而翼之也史之一不問而堇堇以耦比帖括爲通經陋已余友張仲譽質頴好古試嘗冠多士少從先太中游有年先人往督學齊魯破拘攣崇實學士有博于百家習于史者優拔之其論史曰士不務學殖耳史不必五車也三篋盡之矣讀史不必周星也浹期盡之矣以故仲譽益

力奮于史而晚以涑水之通鑑紫陽之綱目爲能概其凡猶以後生之時力不繼也就二氏撮其要而及宋元之續以成書曰鑑徑評解徑言乎其約而易循評解以明於是非與故要以爲承學津梁亦秩秩備矣始仲譽之爲是南國人士相與目攝之彼巳氏飾狐貉而薦爕着將非其時乎書成之明年太歲在甲而衡文者首頒功令中　祖制前所爲什不得一二俾必兼舉焉始目攝仲譽者今殆嚮附之以爲是書用力

少而成功多南國首善之地也以之風天下是當貴側理而騰于墨矣吾以知史不偏廢而經有所翼也此其時也亦以信衡文者之所繫鉅而遠也

宣乘翼序

汝南梅叔子鼎祚次宣乘翼成而自爲序曰夫郡邑乘者所以攷覽世運比屬彰癉固紀麟之末照而居蔡之永圖庤區寓異置準命錫圭文獻斯徵乞靈副墨操議必折中于史擬采以舉

約爲宗則其大都云宣城粤稽晉唐遐控吳楚夙稱輿壤允屹名藩千載而來握符者布原隰之鴻庇托館者標雲霞之駿製兼以畸人哲匠呈頡揚芬或玄脉遠濬于季葉或勁節後雕于歲寒燓蜀寶腴辭于法錦墨莊旌奕美于溫綸葢嘗施聲簡策抑亦藉寵枌榆已適若九頭三足詭而拂經歌鳳游龍豔而敘雅作乘者洵脩詞之士殆格于其制焉然亦有幽光匿諸林莽宏響瘖於笄帨滄桑愰高下之變棟宇跡輿滅

之端且也嘔心立言腐毫亶古疾没世而無稱
冀盛業之不朽凡茲數者倘不薄乎遺簪侶難
鈎于棄核爾叔子故不佞鯉庭承緒將骿二酉
之藏豹館窺班罕銜六甲之指顧維文之未喪
責在后死道猶未墜遡于前耆此宜秉所繇之
翼而咯吾少以賤也其庶乎聾蟲可待教而成
青蠅擬附物而遠哉如日尼父仍魯國之言以
竊義于長探禹穴之秘於象賢嗟夫不直敝帚
以足覆瓿矣

漢魏詩乘序

漢魏詩其先輯者數家堇存什一北海馮汝言下迄六朝篡爲詩紀備矣而其版在關中江以南不皆經見雖中嘗刻所爲漢魏紀歲久並漫漶讀之固不勝乙也余廬居豐暇廼稍臚其體尚論其世而有所評隲及通故者悉參伍之間亦有所庚益云其名曰乘者以其評隲論世而名之也里之諸儁孳孳古昔聚族而謀梓凡此以使人多所見少所乙以竊比于述而已北海

其爲功甚偉其何敢貪之諸儁則劉子徐子沈子麻子劉伯子往从余遊二麻余甥沈子故太史君典子余通家徐子與余家同薦者三世而其尊人方伯公自淛趣徐子董成余從弟蕃亦與焉葢余實首事事竣因系之叙叙曰詩之變至大曆以還極矣而其趨寖下其于古寖微明興北地信陽號覆更始作者相承直將躋大曆而上暨于嘉隆質有其文斌斌盛矣然其爲晉齊梁爲景龍開元庶幾權法而衡古而以概

漢魏之際終不能無後言此何以異葢無方之與有方異也有方則有待有待者易爲力無方則無待無待則待者爲煩世人率近取以新耳目聞道滿百何論大方或以隆則隆汙則汙各以其志旋規而行日不盡舍其不失步也者幾希抑或句櫛字比引繩批根津津乎其若合也而削鐻者進于神斲輪者務于化神化不存合者離矣傳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曰神無方殆是之謂虖論者聖人退而刪詩遺經具在烏漢魏

之足多其言近是卒未明于體要者也夫岷山
雖望不以其末堙江積石雖祀不以其末湮河
要之羨溢迤邐始爲菑爾如必引于正經則桑中
病放雲漢病誣四篇盡甲疵有北掉激其存者又
曷故焉操觚之士惡末流之波而思從先進也
請以是爲嚆矢

六朝詩乘序

自士衡以緣情綺靡論詩而俳偶漸開辯雕競
盛以底于徐庾盧薛極矣識者每慨其輿寄都

絕雅道陵夷假以師延之奏則流宕難反迺怡
心之具格以延陵之聽則掩抑摧傷兆哀世之
音良有以也予觀晉宋間藻不勝質情不勝理
其猶有古之遺虖宣城風華照映隻立在齊顧
其鋒穎畢呈混沌已鑿蕃齊殆居六朝之介而
玄暉負一時之咎譽焉逮夫梁陳以還逐新翔
巽錯采鏤金以徵事者炫於繁以寫器者依於
律自今誦之抒悰則曲爲纏緜體物則工爲形
似歡言則春葩等粲哀曼則秋條併零雖旨謝

清玄而鉛摘淹博雖格局連比而管窮聲貌失
固原此得亦有之故近之先鞭于四傑遠之椎
輪于三唐卽彼代之雄若少陵激賞于子山太
白驚魂于小謝他可知已世率以稱盛唐代擯
靡六朝是挹流於九派而不察濫觴於岷山者
也且吾于是而益闚古才士之用志焉夫代自
生才才自爲用藉令其時江海之潘陸捐太康
而襲天漢麗典之客兒釋元嘉而規黃初其與
新豐之善營楚優之抵掌寧無彷彿然皆分路

揚鑣殊林奮響惟貴獨獲罔事兼苞詎更轍而拚前修直推衿以表吾素云爾此其見誠卓而志亦宏矣夘夫運有升降材有偏全風會所流聖喆莫挽要惟斟酌乎華實之交而隱括乎雅俗之際諧宮商之發越榦辭氣之貞剛彬彬乎斯又文心之所爲通變而史苑之所爲合長者乎我府君四明史公政成之暇因命予小子銓選六朝纂綴漢魏取衡于馮氏而質成于府君總之曰八代詩乘則既諄敷簡首特示軌裁復

屬鼎祚次所繇嗣六朝者如此府君經術高第藝翰宗工比者臨試鄉序奬植孤生玆且徵討遺文章明四始粤昔蜀守垂化圖象講堂漢德宣布諷歌樂職可謂千載一揆矣吾郡駸駸嚮古抑將有應於上而興於詩者哉

謝宣城集序

宣城故股肱郡蓋玄暉太白賓之而地紀益章余登敬亭其上有謝李祠云彼太白目無往古迺獨中好玄暉不啻其口出自后世布矦于唐

體而于古寖失其原其六代以還靡靡爾此所謂袗齊盟而臨滕薛五十里之國敢不敝賦是從要以其精鑿于致而藻續于詞去軌近不徑庭哉謝氏康樂玄暉稱最著玄暉風華映人發端矯厲評者以其調俳而氣今康樂語俳而氣實古不佞頗有味乎其言及按史所爲眺傳進若不能舉退若弗勝類非玉巵無當者而亂之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卽以概于王敬則或亦大義所在耳其卒以不免自唯天道之不可昧豈

中固有所市而陽名高也者乎非不佞敢知矣叙曰眺齊時爲宣城内史史佚載人迄今號謝宣城云謝宣城集五卷郡司理史公以不佞斜其遺謬授副墨之子先繇宋樓東陽而嘉靖中任丘黎侯凡三爲役矣司理公屬書離辭壹意古昔玆役也唯其有之然此詩賦爾他文五卷余讀其辭隨王箋與敬皇后哀册未嘗不賞其整縟也東陽顧一切弁髦之嗟夫文之難與言也殆如此

鹿裘石室集卷第一終